



生活随笔

听鸟

□一禾

近来心事多,加上午睡过沉,晚上竟然失眠了。一直到凌晨三点多,窗外的天幕由黑化灰,鸟儿渐渐叫了起来。

心想不好,又天亮了。起身,倒杯水,靠近窗户,鸟儿越叫越欢,像极了从前赶集的人。

上一次听见这个交响,是大四那年,去苏州找一朋友,正赶上他们同学聚会,索性参加了,临散场,一看时间,也是三点多,心想不得了。

都说,祸兮福所倚,的确,那夜听见了不一样的苏州。平江路,小桥流水,明月凉风,走在白墙黛瓦下,算是见到了另一番的江南,别样的苏州。

最喜人的是一树的鸟鸣,哦,不,是两树,三树……

苏州的凌晨不仅入了画,更成了曲,婉转,灵动,欢快。养着你的眼,润着你的耳。

旅途的疲惫,应酬的无奈,顿时烟消云散。耳蜗,心窝,都被这动听动人的苏州之晨,所占据、所感染。

苏州之后,又听过一次鸟鸣,那是在金陵,清凉山上,周末一人上山,听到各种婉转,此起彼伏,有一种说不出的乱,定睛一看,清一色的笼中之鸟。

这鸟鸣,或多或少有些苦涩,无奈,哀叹,或是挣扎。

毕竟,它们已不属于它们自己,划归到了某个人类的晚年。

今晨的鸟鸣,不一样。是婉转的,灵动的,此起彼伏,如潮汐波浪,争先恐后,如过江之鲫,令人心动。

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,恐怕这就是了。

的确,无论是课本,还是故事里,有懒猫懒猫懒虫,还真没听说过懒鸟。你看那个用石子喝水的聪明乌鸦,笨鸟先飞,还有被狐狸哄骗唱歌而丢掉口中之肉的黄莺,都与懒惰无关。

由此想起了父母以及他们的上一辈们,他们见过三点的月光,也见过五点钟的晨曦。他们像鸟儿一样,一大早就爬起来忙碌。早先因为交通问题,路远,车慢,必须早早起床,早早做工,再早早出门,赶在早市时把新鲜的货物放到集市上,卖个好价钱,挣下一家人的生计。日日如此,月月如此。

再后来,当了瓦匠,因为建房做工的地点远,更需要早早起床,母亲在后座抱着你,父亲骑着自行车,一脚一脚地蹬破凌晨的静,只为早一点到,挣得一个勤快高效的好口碑、好声誉。

早,是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词。帝王大臣要早朝,学生要早读,新媳妇要早起,农人要晨兴理荒秽,人勤春来早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早,是勤快、勤劳的代名词。

如今,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交通变得发达,物质变得充裕,早,渐渐离人们远了。

然而,当你凌晨4点走在街上,你会发现环卫工已经在清扫,送奶工已经在飞驰,警车还在闪着红蓝光,做早点的小门店的灯也已经亮起,和面,擀面,烧热水……面团在师傅的手中游刃有余,定于一形。

随着蒸笼揭开的,还有热气腾腾的一天,还有一树树的鸟鸣。

农家风情

一茬麦子,一茬人生。我终于理解了我们的祖祖辈辈为什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,比生命更宝贵。

麦子黄了

□宋本竟

布谷鸟声声,我回到乡下。乡路两旁,大块的麦田到处滚动着刺眼的金光,滚滚的麦浪像金色的沙丘伸向天际,金黄而灿烂。

曾记得早春二月,一场春雨,几阵春风,走在麦田里似乎听到麦子拔节的声音。如今,南风一吹,麦子黄了,风里流动着成熟的麦香,清新绵长。深吸一口,五脏六腑仿佛都被麦香浸透了。

上小学时,生产队里大人们割麦,我们就跟在后面拾麦穗。再稍大一点,就抱起一把把刚割下的麦子送给大人捆。而真正参加三夏割麦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,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段时光。

五月的乡村,昼长夜短,天亮得早。鸡叫头遍,此时,女人们会悄悄地起床,点上灯,开始烧早饭。暗淡的灯光下人影晃动。男人们借着屋里的灯和月亮的光,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地磨着镰刀,小心地用手指试着锋刃。在庄稼人心中,一年四季之中最为辛苦的要算三夏。既要抢割,抢收,又要抢栽。真是追着太阳,赶着月亮,分明是一场战斗。在那个年代的三夏日子里,庄稼人吃的是饭,使的却是牛力。

太阳上来了,头顶上像是顶着个小火炉,汗水慢慢地湿透了衣服,细细的汗珠“啪嗒啪嗒”地落在泥土里,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。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粘上了一层盐硝。一块田麦子割到头,休息片刻,男人们开始挑麦把。担子还未上肩,号子已经吼出,“哎嗨嗨嘿哟哟,哟嘿嗨……”这深沉而激越的劳动号子无曲无谱,飘在麦浪尖上,响在田野上空。号子悠扬高亢,给沉默的土地带来了力量,也给乡亲们发出了快割的信号。想想那时的清贫日子,他们没有忧伤,不觉苦累,在庄稼人的内心深处,永远充满了快乐和希望,心中的太阳永远是那样明亮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农村推广科学除草。麦田里的草不是用药粉,就是拔。这种方式除草能行吗?麦子产量能提高吗?疑问团团,阻力重重。父亲思前想后,选择了一个生产小组做试验,一家一户挨门做工作,讲好处。逢到麦子拔节时,父亲早晚盯在田间地头,药液的配制,何时喷洒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出人意料,这年麦子饱满,获得大丰收,亩产比往年多了近二成。记得麦子收割前两天,公社召开了麦收现场会,大小队干部六七十人参加。一大早,田埂边彩旗飘飘,喇叭里歌声嘹亮。对着参观的人群,父亲站在麦田边讲了化学除草的要领,重点讲了如何科学种田。话刚讲完,田边响起一阵掌声。当时负责现场会的一位公社副书记连忙对公社文化站的小颜说:“快给宋干事拍张照。”麦田里,父亲头戴草帽,身穿淡蓝色的短袖,满脸笑容地站在一片金黄的麦浪中。那一刻,显得多么明亮、多么清新、多么富有魅力。麦子黄了,父亲笑了。如今,父亲已不在,而那张麦田里的照片却成了他永恒的回忆。

今天,当我再一次徜徉在麦子的海洋中,抚摸着金黄的麦穗,心情变得异常兴奋。我不禁为麦子沉思起来:亲爱的麦子,你是作物中的硬汉,植物中的侠客。麦子的一生历经沧桑,饱受坎坷磨难。我更觉得麦子就是一部生命的史诗。秋种夏收,麦子承受秋霜、冬雪、春雨的重重考验,一路走来。麦子的生命里融进天地日月的精华,吸收土地精髓,一步一步走向成熟。

一茬麦子,一茬人生。我终于理解了我们的祖祖辈辈为什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,比生命更宝贵。麦子是他们辛勤、劳累、汗水的化身。在他们心中,农民就是土地的主人,庄稼人的天就是脚下的土地。土地就是这样一年一年、一轮一轮地生长着庄稼,养育着生命,繁衍着后代。千百年来,正是这一代又一代,坚守着信念,把青春和梦想种植在麦香里,而后陪着麦子慢慢地由青变黄,变老。麦子的精神挺起不屈的脊梁。

流年碎影

夏水谣

□刘凤斌

蝉鸣撕开暑气的午后,竹床早被晒得滚烫。我们几个野小子赤着脚往庙门口跑,脚在青砖上,活像灶膛里蹦出来的山芋。三毛边跑边解裤腰带,红裤头在芦苇荡里一闪,便听得“扑通”水响。我们当这条蚌蜒河是天然澡堂。

河水刚漫过肚脐眼,日头晒暖的表层水下,还沉着春末的凉意。水芹在腿弯里飘摇,痒得人直缩脖子。鸭群早占着浅滩,黄喙插进泥里拱食,肥屁股撅得很高。我们故意拍着水花赶它们,惊得麻鸭扑棱棱上岸……

河泥里藏着活物。脚在淤泥里犁过,忽然碰到个硬边,准是“歪歪”(河蚌)在吐泡泡。这时候屏住气,手掌贴着河底慢慢合围,稍不注意就让它滑走了。有回我摸到个海碗大的,壳上生着青苔,小俊眼红,非要拿三只小的跟我换,我不肯,他趁我上岸时往我脚边扔死老鼠。我打小害怕老鼠,我举着蚌壳追了小俊二里地。

芦苇深处最荫凉。我们折了宽叶编草帽,叶脉里渗出的汁水把额角染得青绿。有时撞见鸭蛋窝,五六个青壳蛋还带着母鸭的体温。兔子总说要掏来焐小鸡,可每回都被看鸭的老万富拿竹竿追着打——那些鸭子多半是他家的。老万富骂人带着水腥气:“小兔崽子!鸭蛋换盐的钱都让你们搞砸了!”我们瞪着水逃窜,惊得鲫鱼、白条撞腿肚子,倒比掏鸭蛋还来得鲜活。

河湾转角的野茭白丛里藏着我们的秘密。褪色的化肥袋扎在芦苇秆上,里头存着磨亮的蚌壳、生锈的鱼钩,还有半瓶偷来的红漆——原是打算给八小家小船画眼睛的。漆早结了痂,倒成了蚂蚁的乐园。有日暴雨冲走了我们的宝库,却在淤泥里冲出枚铜钱,绿锈斑驳的方孔被白菜拴了麻线,说是要当照妖镜挂床头。

黄昏的河面浮着碎金。妇女们挎着木盆来捶衣,棒槌声惊散鱼群。我们比赛扎猛子,从河这边潜到对岸,鼻孔里钻进细泥也不管。水葫芦开紫花的地方最危险,底下藏着缠脚的水草。三毛有回被缠住,冒头时嘴唇都紫了,手里却还攥着个“歪歪”,说是要给自己磨个纽扣。他妈妈举着笤帚追到河边,见我们晾在石头上的裤衩滴水,叹了口气,把焐在灶膛的山芋掰了半个塞给他。

暴雨说来就来。蚕豆大的雨点砸得河面直冒泡,我们光着屁股往庙上跑。湿裤衩套在竹竿上,和咸鱼干干排招摇。雷声碾过屋顶时,兔子他爹送来一盆河蚌,青壳在陶盆里张合,吐着晶亮的涎水。灶膛火苗舔着铁锅,蚌肉混着爆炒咸菜的香味,连房梁上的燕子都被熏得收拢了翅膀,在巢边打起了旋儿。三毛妈妈舀来新制的豆瓣酱,兔子偷摸往兜里藏炸小鱼,被他爹一筷子敲在手背:“给你爷留下酒!”

最像人的要数八月水涨时。上游漂来菱角秧,我们绑着木盆当船,专拣紫背的嫩菱角掐。指甲盖染得乌紫,倒像中了毒。秀珍婆婆坐在船头补网,看我们啃生菱角直摇头:“夜里尿炕可别赖床!”她说得准,那晚我果然在竹席上画了“地图”,晨光里晾着的床单随风飘荡,倒像挂起了白帆。

这些年常在城里的泳池闻见漂白粉味,便想起那些裹着水藻香的夏日。前些天看见小贩车上的芦苇扫帚,杆子还泛着青,突然觉得鼻尖痒痒的——许是当年没洗净的河泥,在记忆里发了芽。

前日回乡,恍惚见一个人在河滩放鸭,手里攥着智能手机,鸭群却还是走当年万富赶过的老路。我蹲下身摸河泥,还真碰着个“歪歪”,壳上裂纹像极了老人的脸。